

雪舞官鹅沟

□ 杜双庆

进官鹅沟时,雪正下得紧。不是那种羞怯怯的雪粒子,是劈头盖脸、浩浩荡荡的雪。一片一片,有指甲盖大小,密密地斜织着,把天和山织成了一整匹素绢。官鹅沟在甘肃省陇南市,平日里是翠峰青崖的俊秀模样,这一落雪,倒显出了北方的本色——所有的棱角都被雪抚平了,所有的颜色都被雪统一了,只剩下黑白灰,像一幅正在徐徐展开的山水画,墨还润着,笔意苍劲。

沿着木栈道走,雪在脚下发出“咯吱、咯吱”的轻响,是这山谷里唯一的、安详的节奏。两旁的冷杉、云杉,都成了玉树琼枝。雪太重,枝条便谦卑地弯着,弯成一个恭敬的弧度,仿佛在向这场雪行着古老的注目礼。偶尔有受不住的,“噗”一声,一团雪坠下来,在更深的雪上砸出一个温柔的坑,随即又被新雪默默掩上。这山谷的静,便更深了一层。

转过一个弯,忽有流水声撞进耳里。循声望去,不远处的崖壁上,竟挂着一道飞瀑。水流不大,但急,从数十米高的石壁上纵身跃下,半途便被寒气撕扯成细密的雾。那雾在雪中升腾、旋转,又被风牵扯成薄纱,轻轻覆在瀑布周遭的冰凌上。冰是青玉色的,层层叠叠,如钟乳,如笋尖,凝固了瀑布最后一刻的激越姿态。而水流依旧在冰的心里、骨的缝隙里,汨汨地、倔强地流着,冒着丝丝缕缕的白气,像一个被封存了千年依然滚烫的誓言。

这“冰”与“水”的厮守,“静”与“动”的对望,竟让这个酷寒的山谷,生出一种奇异的热情来。

正看得出神,身后传来“沙沙”的脚步声。回头,是一位裹着棉袄的老阿妈,背着一个几乎与她等高的背篓,正沿着栈道不紧不慢地走来。她头上包着枣红色的头巾,已落了一层薄雪,像开了一簇绒绒的花。

“看瀑布呐?”走到近前,她主动说话,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,话音和呵出的白气融在一起。

我点头,侧身让她。她却停下,也望向瀑布,看了一会儿,缓缓说:“夏天水大,山里像落了雷,几里外也听得见声。现在文静了,但藏着劲儿。”这话平常,却让我心里一动。她不再多言,紧了紧青黛的带子,继续朝沟深处去了,在厚厚的雪地上踩出一串深深的、笃定的脚印,很快,又被新雪温柔地抹淡。

她是要回家么?她的家,是在更深、更静处么?我没问。在这苍茫的雪境里,任何询问都显得突兀。她就像这山的一部分,沉默,坚韧,沿着一条走了无数遍的路,回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去。

再往前走,是一片开阔的湖面,当地人称“官鹅天池”,也有叫“官鹅海”的。夏日里碧如翡翠的湖水,此刻被一块巨大的、毫无瑕疵的白琉璃封住

了。雪落在冰面上,并不化,松松地积着,让这面“巨镜”呈现出一种朦胧的、毛玻璃般的光泽。远处的雪山倒映不下来,近处的树影也模糊了,天地间只剩下这无边无沿的、哑光的白,白得纯粹,仿佛一切烦恼,都被这纯粹的寂寂吸走了、净化了。

湖边有座小小的、木结构的亭子,飞檐上挂满了冰凌,长长短短,如编钟,如风铃。我走进亭中歇脚,方才跋涉的微汗很快被寒意收去。四下望去,忽然就明白了古人为何爱雪。雪有一种魔力,它能简化世界,遮蔽芜杂,只留下最根本的线条与轮廓。于是,山露出了脊梁,树显出了风骨,屋舍只余温存的剪影。这简化,并非贫乏,而是另一种丰饶——它逼迫你用眼睛去抚摸山石的肌理,用心去想象道路的走向,在这片留白里,你反倒能看清更多。

风不知何时住了,雪也渐渐稀

了。天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几束,不强烈,是那种掺了灰调的、古典的光,均匀地敷在雪地上、冰面上、远处的山峦上。整个世界仿佛被笼罩在一个柔光罩里,安静、肃穆,有种尘埃落定后的清明。

归途时,雪已完全停了。来时觉得凛冽的空气,此刻吸入肺中,竟有一丝清冽的甜。出到沟口,回望来路,那连绵的雪山静默在渐浓的暮色里。沟外已是灯火初上、市声隐约,而身后那片雪国,正在迅速沉入它晶莹的梦。

忽然想起那位老阿妈的话。官鹅沟的四季,大约各有各的脾性。春的萌动、夏的奔放、秋的斑斓,都是一种姿态。唯有这冬,这雪,是一场盛大的“删减”与“沉默”。它把一切浮华褪去,把一切喧嚣按下,让你看到山的骨头,水的初心,和这片土地在酷寒中依然坚持的、沉稳的心跳。

这雪,看的是景,见的,却是魂了。

新年的红日

□ 牛庆国

是一团篝火
从东方的天边点燃
是雄鸡的啼鸣
唤醒新的一天
是晨曦中
一张红彤彤的脸
热气腾腾
是新生的婴儿
正用惊喜的目光
看新鲜的世界
蓬勃的万物
阳光多么好啊
新年多么好

新年的钟声

□ 梁积林

一声鸟鸣,如同一把铜锁里的簧动
开我言语
开我天空
开我一身的库存

我的河流高高在上
我的星辰璀璨夺目
我的丹霞七彩缤纷
我的草原万马奔腾

弱水河边的牧人
映在水中的脸
像是在大地上拓了个新的铃印
且听一只喜鹊
劈柴的声音
且看一只鹰
点亮那连雪灯的神圣

每一个词
都是一次新生
每一句话
都是一次恭迎
取出火焰
取出月牙的锚和新年的钟声

奔跑,2026

□ 胡忠喜

当新年的日出跃出地平线
忍冬藤的枯枝在栅栏上
正保持着经年向上的姿态
落叶被一场场白雪护送,回到
最初的土地

我仰望着那如洗的天空
像每一滴晨露都有梦的晶莹
终点线,亦是起跑线
将那些沉重之物一一抖落
翻开口袋,把草籽撒入泥土
让万物轻盈地奔跑起来

丰收的家园

□ 肖进雄

天际掠过的鸽影
是漳河水面游弋的扁舟
载着深秋的气息
随手一捧
指缝边滚落几颗果实——
害羞的苹果、萌软的土豆
还有饱满的荞麦颗粒
给山的发髻缀句秋语
把院外花木扮得俊秀
转身就拥住
高粱红唇的甜香
花影掩映的篱舍里
卧着颗颗饱满的金瓜
衣兜鼓胀着玉米
豆荚还挎着浅褐的身板

玉门绿洲

□ 陈思侠

荡漾的湖光里,三棵树
拦住落雨的云
一片小麦,小小白花
扬出了少女腰身

巷子口的铁匠铺
镰刀淬火
尚未开刃

生药铺掌柜说:
甘草、枸杞、艾蓉
赶着入药,只是季节不同

上了沙岗墩,你看着
柳河、黄湾湾,绿得跟一幅画
不差分毫
它们的边界处
风云,带着马兰花的笑声



百花

第3364期

陇山梁上的社火

[油画]

何作栋 陈宏军

鹰飞过的地方

□ 刘梅花

冬天的祁连山,有苍凉之美,有冰雪之味。进山,迎面是绝壁,齐刷刷的,一斧削开一样,压过来。天窄窄的,只看见一绺儿。蓝天几万里,鹰拍翅回旋,飞过头顶。大峡谷里,觉得自己渺小得像一枚伶仃的叶子。

从没见过那么多的巨石,被雪山吐在峡谷里。白石头,青石头,稳稳地盘踞着,霸气,有些庄重肃穆。河里仿佛流淌的不是水,而是一河的石头,滚滚的,轰隆隆地从洪荒的时空里跌落。

听见了水声,哗哗的,空旷,有一种金属的音质,硬,却隐隐有些柔婉。近了,才看见湍急的水,在石头缝隙里挤来挤去,从冰层底下撞击出来,清亮亮的,缠绕,乱撞。水似乎是有香气的,雪的香气,枯草的香气。那么凉,那么彻骨,叫人心刺那清静。

很远处是雪山,云雾缭绕,白雪皑皑。夜宿祁连镇一户人家,站在高高的山坡上看星星。深山里,静啊,觉得时光古朴,似乎在光阴深处。清晨,早早跑到山下溜达。走几步,山顶上金光灿灿——太阳出来喽,牛羊上山喽。山谷里此起彼伏的咩咩叫声,喜鹊的喳喳声,麻雀叽叽喳喳声,还有白腹花脊的长尾鸟一群聚起,一群又飞走。大野里都是干净柔和的牧草,虽枯黄,却澄澈。天那么蓝,风收住翅膀,牦牛那么悠闲。

白牦牛花牦牛,埋头苦吃。只有一匹半大的黑牦牛,嘴角叼着两

根闲草,眼神忧郁,大概心情不好。空谷里,突然传来一声吆喝声,一群羊咩咩咩奔走。

披着晨光,我们往更深的山里进发。走了一段路,拐过一个山崖豁,天陡然狭窄起来,风凉飕飕地直钻脖子。路边的山崖忽然高耸起来,遮挡着蓝天。都是青石头的大山,悬悬的,窜到天空里去了。悬崖直陡陡的,看上去目眩,像被生生撕裂开的那样,看着有点疼。

再走,山势低矮了一些,满山遍野的枯草和树木,深幽,寂静。一只野兔嗖一下从山坡上的草丛里掠过,一道白光闪了一下就不见了。路上遇见的一家三口,笑容银子一样纯净。深山里,遇见人都很亲切,远远打着招呼,认识不认识,都热情邀请去家里喝茶。山野里的风景,是一种朦胧的美,走一走,心肺都清冽了。

越走,海拔愈加高,远远看见天边的大雪山。大山深处,住着一户人家。老牧人和他的牛羊,守着一股炊烟,相当自在。小院格外幽静古朴。黄泥的土墙,木头栅栏,树枝围起来的羊圈。坡洼里晒着牛粪,麻哒哒的,破土而出的黑蘑菇一样。屋檐下挂着柳条筐,挂着鸽子窝。

一路上,天然植被极好,松柏老苍苍地绿着,而牧草,虽然枯黄,但闪着明净柔和黄亮的光泽。万物依存,浩浩荡荡的草木铺遍山野。如果下雪,一定是水墨画一样的意境。

一

地里的玉米秆像排列整齐的哨兵,似乎只要我一声令下,他们就会咩咩咩方步出了地。

但这一切都是我的想象,天色很快暗了下来,我的脖子酸痛,而我的活还未干完,心中不免有些焦急。

天天都在忙碌,地里的活就像这一溜儿玉米秆,一棵接着一棵,棵棵都得铲除,捆好,拉回家把草圈塞得满满的,心里才踏实。

冬天的日子,我们就可以闲闲地烤火,喧嚷,而羊儿们在温暖的羊圈里,咩咩咩吃着这些玉米秆,多么的舒坦!

拭去额头上渗出的汗水,直起腰,一抬头,却在西边看到一抹淡淡的月亮,像十六七岁女孩细细弯弯的眉毛,心中忽然就有了一份薄薄的感动。

干着这些粗活的活,而心却一点点变得柔软、轻盈,像一滴浅浅的水墨在宣纸上晕染、濡湿……

二

天上的这块镜子,是哪儿的?

传说有个男人和他心爱的女人告别,把一块圆镜裁为两半,一人怀揣一半,“临别殷勤重寄词”,待那重逢的一天,破镜重圆。

于是,天上那半月,就在我每天窸窣窸窣捆着玉米秆的后晌,一点点圆润起来。

当我踏着秋天的寒露走出玉米茬地的时候,月亮湿润又清凉,浑身的劳

温暖的月光

□ 田鼠大婶

累似乎也一点点地消散。

三

月亮将圆未圆时特别地亮,正是这昼短夜渐长的秋夜,明亮的月光冷冷地照耀。试问这如水的月华,在这寒冷的夜里能结冰吗?

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,多么美的诗句啊!

原来以为真有个玉壶盛着冰,此刻却分明感到那玉壶就是这九月凉凉的月亮啊!

那玲珑剔透的玉壶装着一颗冰清玉洁的心啊!怪不得辛弃疾的词就用“玉壶光转”来形容月亮!

第二天早晨起来,看到门前木头上、草叶上尽是薄薄的一层霜花,是昨晚结冰的月华吗?那可是玉壶里洒出的冰心啊!我独自想着,不知道要告诉谁,那蒙蒙雾气,像满怀着愁绪在飘散……

四

我凌晨两点半起来,天空晴朗,只见一轮明亮的月亮和几颗闪亮的星星,没有风,却有些清寒。

我们要开着三轮车到夹河去卖洋芋,得天亮前赶到,不然迟了,人们上地了。

所以我们要连夜赶去。我很少出远门,虽然夹河也不是很远,但我还是兴奋得没了睡意,月亮,月亮,让我们一起上路!

清寒寂静的秋夜,我们的三轮车呼呼地开在大路上,亮亮的月光照耀着田野,坐在高高的车斗顶上,耳旁是

冷飕飕的风声,我裹紧了大衣,不停地晃动着冻得麻木的双脚,可我的心里还是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激动与快乐!

月亮,月亮,你紧跟着我左拐右弯,忠实而可爱的朋友,让我带你去夹河!

夹河终于到了,天还未亮,只见街道两边尽是高大浓密的柳树,在月光中默默地静立,我们停下车,清冷的街上,有几家店铺的窗户中透出淡淡的灯光。

我抬头看着幽蓝的天空,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暖暖的黄色,月亮,月亮,你是想温暖寒冷的我吗?

五

我走到田野上去看月亮,今日是满月之夜。

我独自一人悄悄在田间小路上走着,田野宁静,草木不语。

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诗:“在无云的满月之夜,大地的心是欢欢喜喜的,当我们从早到晚辛辛苦苦耕地的时

六

看到月光静静地从窗子里照了进来,我却怎么也睡不着,悄悄起身到了院子里。

天色澄清,明月当空,一股无言的欣喜涌上心头,原本有些萧萧的草木,此时都错落有致,色调柔和,那叶子稀落的枣树,在月光中肃然静立,圆圆的叶片内敛着清亮的光泽。

“三五之夜,明月半墙,桂影斑驳,风动影移,珊珊可爱。”

